

南腔北调

□苏枕书



嘉庐君:

见信好,此刻又在上班途中。很理解你所说喜欢开头而不喜欢结尾的心情,开头是新的,充满创造的激情;结尾常常充满疲惫与梦想破灭的遗憾。我也喜欢任意构想某个题目,但后面的执笔书写,乃至投稿、修改,真是磨人心性的苦役。一本书从成稿到成书,最快乐当然是完稿之际,后面的修改与确定种种细节,充满痛苦。我们都在这痛苦里消磨不确定的生命。

上学期快要结束了,尽管这几日各地又出现确诊人数的反弹,但街头戴口罩的人似乎少了些,还有和服盛装出行的少女,街市里流淌着祇园祭熟悉的乐曲。车也很多,常能见到拥堵。我的身体终于熟悉了眼下的工作周期:备课、网课、外出上课、改作业,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一旦有暇就想睡觉,很难打起精神做别的事。我被这时间秩序奴役、支配,并常常为不能更好地利用时间感到羞愧。

京都最近也多雨,但还没有听到什么雷声,因此夏天的氛围尚不浓厚。过去一个月,周六夜里都去友人省吾家教中文。他在横滨读书的大女儿朱里和已读高三的小女儿心叶上半年都在家上网课,度过了久违的全家团聚的生活。回想我们刚认识时,朱里才高三,光阴何速。教中文的提议是省吾发起,事实上之前他偶尔也会趁着与我见面的空当问我几句中文,朱里据说受我影响,在大学选修的二外也是中文。我在家闷得太久,也很乐意做这样的事,于是每到周六晚上,就被省吾接到家里一起吃饭,饭后教书。起先教材是省吾自己选定的会话书,教了几节,我认为编写得不好,总有些不伦不类的例句。遂从家里一堆朝日出版社寄来的样书里选了几册我觉得不错的,建议他们换教材,事情就这样定了。

我没有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也是边教边探索。朱里发音非常标准,问她老师是如何教,她说一个一个学生反复练习,直到老师点头认可为止。此前我在研究室汉语班纠正学弟发音,曾使他挫败落泪,这经历让我一直对自己的严苛保持警惕,对于不太准确的发音总是安慰说,没关系,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很多方言和口音。

为了展示中国方言的多样性,我可以提供南通话、重庆话,还连线从周,请他展示安庆方言与粤语。这情形总教我想起此前婚礼时众人展演方言的快乐场面,也令省吾一家兴趣盎然。

我早习惯了关西腔,自己虽不会用方言固有词,但语调难免受到影响。有一回夜里,在路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妇人,领着两位老年男子,上来问路。我留意到他们说的是极标准的日语,跟我早年在国内学日语时听的磁带一样,不免问他们是不是从东京来。她句子语尾常用“かしら”,这是表示推测、不确的语尾词,电影与旧小说里常见,我曾经在教科书里也学过,但自打来了京都,就全然没有听到过。后来才知,这是“か知らぬ”(未知确否)变化而来,曾经是东京地区常见的方言,明治之后渐成为女性专用语,但年纪稍大的男性仍有使用的。

美妇人举止优雅,微笑说他们住在千代田区。又温柔抱怨了一句,说京都的小路弯弯曲绕,太难找。千代田区!等于北京皇城根一带,江户时期是大名宅邸的聚集处,明治维新之后是政府机关用地、领馆区,如今也是地价一流的高尚住宅区。但如今东京更有名的住宅区似乎是麻布、目黑、松涛等处,因为家里没有电视,这些信息所知甚少。不过与京都文化与古都风物强势关联不同,东京文化与江户文化存在很大区别,因为对于东京而言,江户是前朝旧事,明治时期在新朝得势的,许多也是外地人,因此你很少听到“老东京”之类的说法。

省吾一家听说我从前学的是连“かしら”都有的标准语教材,颇觉不可思议,也略不满足:“我们关西方言可没有这个词。”这大概与我看到汉语教材中频繁出现北方词汇时总忍不住要添一句“其实南方不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一样。

关于方言,还有一则有意思的小事。在我教他们后鼻音时,以日语中的鼻浊音为例,告诉他们就是接近那个“ng”的感觉。所谓鼻浊音,即日语的(ga)行假名在词语当中鼻音化的现象,譬如“学生”,日语读作“gakusei”,“学”读作本来的“gaku”;而“大学”中的“学”却应鼻浊音化,即读作“ngaku”。记得当初日语老师解释,说句中的鼻浊音化可使日文发音更为动听。我从未怀疑过这点,自己教别人日语时也照搬这条原则。但经省吾一家提醒,关西方言中并无这种“鼻浊音”现象,“大学”的学依然是读“gaku”。我很意外,仔细听,果然如此。不过京都方言中也有随意的鼻浊音现象,我对语言学没有研究,只能分享这些简单的耳闻。

在京都生活久了,当然觉得关西方言亲切可爱,偶尔听到东京腔,以为是在听新闻。外国人勉强说方言往往会被嘲笑,我语言能力很普通,因此也不会刻意学京都话。熟识的日本学者许多曾留学北京,自然学的是普通话。偶尔遇到曾经留学云南或广东等地的学者,一口南方普通话,可爱极了——尽管他们自己时常谦虚说口音太重。语言总在不断发生流动与变化,当地语言是如此,自己的语言同样也是。我离开南通多年,原本就说得不怎么样的金沙话早忘了大半——我知道,幼时惯听的祖父母的方言,也早随着他们的离去而邈远,我耳边记得的音调越来越稀少,真遗憾。

方才出了电车站,在商场地下超市买了现成的食物。因为马上打烊,大多有折扣。此刻公交车即将到站,我的车中来信也写到这里吧,盼你回信。

天似乎又要下雨,这惆怅的七月。

松如
庚子蒲月十二



小暑的味道

杜声

借个火吧

□明前茶

送老公公去省肿瘤医院放疗后,眼见着他的胃口一日日衰减,同病房的家属江姨悄悄问我说:“想不想在附近借个火,煨个汤给老爷子?你晓得的,拐过前面那条长满蔷薇藤的小巷,就是一个菜市场。”

经她指点,我才知道早上卖油条和各色稀粥的老葛夫妇,中午允许这里的病友和家属,在他的铺面里借个火,炒菜或者炖汤。炒一个菜,柴火费两块,炖一个汤四块,老葛夫妇还为大家准备了简单的作料,都包含在柴火费里了。

江姨指点我:“过了早上9点,你出了医院往南走,看到有一家铺面,门口长案上放着十来个高压锅,大大小小炒菜锅,都被熏得乌黑的,就是他家啦。”

之后的一个月,我在这里,与病人家属一起蹲在水池前择菜,与他们一起排队使用高压锅,与他们一起帮头发花白的老葛从三轮车上卸下几百块蜂窝煤饼。是的,如果不是在这里借火,我再也不会想到,21世纪在省城,还有不用液化气和天然气炒菜熬粥的地方。老葛解释说,他计算过,用蜂窝煤饼,他收这点儿柴火费才能勉强混得过去,若是用液化气,恐怕要赔大本。提高借火的收费,他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因为提着饭盒来的病患和家属,都已经被命运带到沟里。有人已经在医院的陪护椅上睡了四五十天,就为了把住旅馆的钱省下来,好为病人多买一支白蛋白,多炖上一份排骨汤。

“能帮他们一时,是一时吧。”老葛的眼睛,已经被铺子里的烟火气熏得通红:“用煤饼炒菜炖汤,火力猛而绵,做出来的东西好吃,只是高压锅和炒菜锅都被熏得墨黑,好在大家也不嫌弃。”

从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一点半,人们在这里排队、生火、互相询问亲人做化疗时的反应,交流为日夜插着吊针的病患洗头翻身的巧妙方法。这里形成了互相安慰,也互相支撑的气场,没有大话,也少见眼泪,早来的安抚后来的,教他如何像礁石般稳住身子,静悄悄等着命运的怒潮从头顶、从身体上滚过。

这里甚至是笑声的,人生也许短暂,不笑就是损失。前来炖汤的老先生摘下了他的鸭舌帽,向大家展示他圆溜溜的光头,说从今往后省了洗发水,多好,引得众人欢笑。他83岁

清晨的鸟儿音乐会

□缪亚红

啾啾啾,唧唧……清晨的鸟鸣,跌宕起伏,时而短促清脆,时而婉转悠长,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崭新的一天,就在鸟儿们释放天籁之音的音乐会中徐徐拉开了帷幕。那清澈,如同叶上晶莹的清露在微风中滚落;那热烈绚烂,仿佛春天的百花在鸟儿的唇间绽放;那新鲜明媚,仿佛晨曦中的阳光驮着朝霞栖息在树枝上。沉醉在鸟儿乐声中的我,浮想联翩:到底鸟儿的乐声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否与人类音乐相媲美?于是,我打开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的音乐,遗憾的是,没有什么人类大师的音乐能抵得上鸟儿们的乐声那般清澈,那般纯真,那般动情,那般神秘。我一直以为,巴赫、莫扎特等音乐家的音乐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仿佛出自上帝手笔,现在发现我错了,鸟儿们的原生态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才是世界上最最美最动人的音乐,它们仿佛来自我们那一尘不染、未经世俗玷污的初心。

痴痴醉醉地竖着耳朵聆听鸟儿们的音乐,盯着眼前的天地发呆,仿佛黎明的曙光是鸟儿们叫醒的,天地是鸟儿们叫暖的,仿佛眼前的树林是鸟儿们的乐声润绿、润嫩的,润水的,鸟儿们那坚挺而细长的嘴巴,仿佛雕琢着春色,也打破了春光,所以春光在四处流淌、游移、融化,它们柔润、细碎、奇异、耀眼……



了,老伴去世,儿子儿媳都在拼命打工,希望给他更多用自费药的机会,他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谁都会觉得他一个人来住院化疗,暗含一丝凄凉,但老先生显然不这么想,他在煤炉上一气呵成,做好了溜鱼片和菌菇汤,得意于很少有老爷子有他这个手艺——当年,他被老伴紧急培训成了会烧年夜饭的大厨。老伴因为骨癌晚期截肢,拄着拐在厨房里现场指导,不许他躲懒,理由是:会烧菜,往后的路就没有那么寡淡荒凉。

他有点慌,切肉丝差点切到手指,问了一句自己也觉得没来由的话:你不管我了?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老伴淡淡地劝慰他说:你往东,我就往东。你往西,我也往西。你放心,我永远在的。

一位20岁的姑娘来为刚割去肿瘤的妈妈做几个炒菜。她显然是那种小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姑娘,从来没有进过厨房,茭瓜丝切得横七竖八,削土豆皮差点削到手指,铁锅没擦干就急着放油,被溅出的热油惊得一跳三尺远,惹得边上的大叔失笑。姑娘做这一顿饭,接连拜了两位师傅,她显然不晓得妈妈这病的厉害,炒完了菜,尝过咸淡,非常骄傲,带着100分小学生才有的笑声离去。旁边的人对她竖起大拇指,直到姑娘拐弯消失,才叹息着默默收起自己的饭盒。

一位年过不惑的妻子来烧清淡的汤菜,烧完后搁在案板上稍稍放凉,用自带的料理机打成糊糊再带回去。她家丈夫已没有咀嚼的力气,喂食这些营养糊糊,是希望帮他撑到孩子中考放榜的那一天。旁边的家属怜恤她的劳累,拿出手机,告知她哪些品牌有营养糊糊卖,开水一调就行,何苦如此麻烦?女子淡淡一笑说:虽然医生说他的味觉大体已经消失,可我总觉着,他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是种安慰。

一个月后,泡桐的残花已经落满一地,春天就快过去了,我又在老葛的铺面里熬鱼汤。老葛夫妻运煤饼去了,嘱我暂时看管铺面,此时来了一位六旬老太太,她提来一个纸盒,说老伴动过手术,存活三年了,一直惦记着主治医生和老葛的恩德,无论如何要专程前来谢谢他们。今天早上6点,她从安徽芜湖出发,就是想见见老葛,送一样不值钱的礼物,代表她的真心。

我代老葛收下礼物,纸盒里是一个锃光瓦亮的新高压锅。



沉醉在鸟儿们的音乐声中,看着这些才华横溢的生灵扑闪着翅膀在树林间飞来荡去,仿佛树林是它们的秋千,一会儿,它们又飞向了天空,仿佛清风是它们的花轿,空气是它们的飞船,那白云一定是它们翻滚嬉戏的浪花吧?一会儿,它们落在了树枝上,它们确实长得很像音乐家那般威武和神秘,有的顶着一头白发,穿着黑衣,停在了我的晾衣台上,目光炯炯,向我投来审视的一瞥,那深刻而尖锐的一瞥,似乎要把我看穿:这个人看起来傻傻的,咋这么懒,大清晨只知道盯着我看,为啥不去劳动和运动呢?有的鸟儿,黑发黑衣,翅膀光亮整齐,身姿矫健,神似威风凛凛的运动员,在它们纵身一跳,停落树枝的瞬间,我看到树枝优雅地摇摆起舞,哦,我终于明白了,指挥树枝摇摆起舞的音乐家不只是清风,还有这些鸟儿。

在鸟儿们的音乐声中,在鸟儿们飞来荡去的身影间,眼前的树林仿佛一座鸟语花香、珍奇异兽游走其间的小岛,越发地鲜活、灵动与美好。鸟儿们送了我一座幸福的心灵小岛,也教了我一个道理:大自然的音乐是最美的音乐,自然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是人类心灵的营养师。在这喧闹与浮躁的世界中,我们要时常放缓脚步,静心聆听与感受来自大自然的音乐会,让我们的心灵返璞归真,收获喜悦与幸福。